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繪芳錄  
第四十二回 少年得志奉旨完姻 俠士酬恩奮身卻盜

卻說山陽縣魯鵬審實了柏成，當令畫供。即命卅兩起船戶上來訊問，眾船戶見柏成已從實直招，也只得認了。又將原贓逐一檢點，卻少了若干，問到柏成等人，都說賣與過路的客商去了。魯鵬沒奈何，貼補齊全，命連兒當堂照單領回。又做了詳文申稟府裡，敘說贓犯全獲情由。一面著人去封鎖柏成房屋，捉他家小到案，迫繳原贓。柏成的妻子，本來在南京與柏成鬼混上手的，到了淮城方公然說是夫婦，明欺淮城沒人知道他們底細。此時間得柏成犯了事，必要拖累著自己，連夜將細軟收拾逃走，另尋主顧去了。

差役回衙稟明魯鵬，說柏成的妻子聞風在逃。他的房屋是賃下的，現在原業已出頭承認了，不合封鎖。差役囚得了房主賄囑，競代他掩飾過去。只把那兩隻船封了，照官價變賣賠抵。俟府裡回文下來，准其銷案。即將柏成等人按例定罪：柏成是此案首犯，重責四十，永遠囚禁；其餘眾船戶皆從輕減等，每人枷號一月，刺字發各坊保正看管。伯青見各物一半是魯鵬賠補的，心內反過意不去，遂親詣縣署道謝。次日，即辭別二郎，另僱妥船回轉南京。不一日，已抵省城。伯青先坐轎回府，連兒開發了船價，隨後也押著行裝進城。伯青見父母消了安，祝公即問及淮城被竊一事，伯青從頭至尾說了一遍。祝公歎息道：「天下事沒行不報應的，當日柏成拐了他主人一空，幾致劉蘊不得回來。日下劉蘊已死，沒了對頭，而且遠揚他方，自以為幸逃法網。誰知天理昭彰，偏生遇見這一班船戶，勾他人伙作賊，今日仍不免身受官刑，可見惡人總沒有好結果的。」又問了問漢槎任上光景，便命回後歇息。伯青退出，到了自己房內。素馨小姐早迎接出來，少年夫婦遠別了數月有餘，自然絮絮搭搭，談說不了來日一早，梅仙得著信趕著過來問候，說到五官臨行的時節，諄諄囑托，你一經回來即寄信與他。伯青點首道：「倒也不必急急的，得便你司『寫封信寄去。』」又去見舅父舅娘請安，呈上漢槎的稟啟。回來又到小儒衙門裡走了一趟。過了幾日，各事料理清楚。

這日飯罷，帶著連兒往聶家來，與王氏、二娘略談了幾句，即到小憐後進來，細問慧珠近況。小憐搖頭道：「再別要提他了，如今益發不能干犯。起初我們勸說他還聽著，目下只要說到你的話，他即掩耳走開，甚至見了我們躲避不理，怕的我們和他噓噓。依我說，你可把這條腸子打斷了罷。只當不曾認識他的，又怎麼呢？」伯青聽了，默默無言，只管望著小憐出神。好半晌，始倒抽了一口氣，滴下幾點淚來。又恐小憐見笑，忙轉身拭了眼淚。見左右無人，即告訴「漢槎意欲接你到山東去，未知你可願意？不妨說明，我好代你打點著」。小憐不便當面應答，只低著頭拈弄裙佩。伯青知他意思是應承了，立起身來道：「我且別過，你可見著婉秀代我說聲問候，我卻不敢去驚動他。你的話可將行止的主見揣摹定了，我再來討回音罷。」便辭了出來，回至府內，惟有納悶而已。

忽見連兒來回道：「適才打聽得陳二老爺點了詞林，早間報子已報到總督衙門。此刻合城官紳都去了，老爺吩咐爺也過去道喜。」伯青聽說，忙穿了吉服，坐轎前去。小儒留著，至晚方回。

原來陳仁壽進京會試，中了第三十二名貢士，殿試欽點了庶常，陳仁壽即行請假回鄉祭祖完姻。今上又知道陳仁壽係兩江總督陳眉壽的堂弟，恩賞白金五百兩，以為婚娶之費。陳仁壽謝了恩，即擇吉出京，一路上奉旨完姻，分外光寵。先專人到南京送信，小儒正接到喜報，又接到仁壽私函，不日即至南京，又恩賜完姻。小儒忙著寄信與從龍，讓他早為預備玉梅出嫁。

這日，陳仁壽抵了南京，進衙見小儒夫婦請安，又叩見了甘誓。次日，往各親友處拜會。過了數日，小儒即催促仁壽回鄉祭祖，回來方可迎娶玉梅，若太遲了一則展轉不來，再則又恐耽誤了年終進京的日期，便擇定三日後起程。適值從龍回信亦至，信中說欲招贅仁壽到蘇州去，免得兩處往返，待滿了月再到南京與尊府同住等語。小儒正慮著仁壽娶親，必須另尋下一所房屋，又沒人照料。難得從龍說到招贅，卻好祭祖回頭，順路蘇州，豈不一舉兩便，忙來與仁壽商量。仁壽是沒有不願意的，他幼無父母，凡事都倚托哥嫂做主。小儒即寫了回書，交帶原足。又備下贅親使費的銀兩，給仁壽帶去應用。仁壽遂辭別哥嫂開船，一路無話。到了浙江，祭過祖，又拜見了合族，耽擱了兩月。諸事已畢，即收拾動身，向蘇州來贅親。

從龍自接到小儒回書，便在本衙門打掃出一進正宅來，作玉梅新房。又命眾家丁嗣後都稱呼大小姐，不許提個「韓」字。一切婚嫁禮節，悉照自己親生女兒一般。小風又暗中備了一分體己，添補玉梅妝奩，程婉容也有贈送。玉梅見從龍夫婦三人如此優待，感激不盡。

到了吉期，行過合巹大禮，又請從龍夫婦受拜，即送入洞房。玉梅在燭光下偷看仁壽，相貌堂堂，風流年少，十分心滿意足。仁壽亦久聞玉梅才貌雙佳，不過偶落風塵，先世卻是舊族，今日見了，果然名不虛傳。兩人你憐我愛，各遂了心願。從龍見他夫妻如一對粉妝玉琢，自喜眼力不差。直待滿月以後，好送他夫妻回轉南京。

且說柳五官自由南京起身，不數日，來至蘇州，在從龍衙門裡住了半月。即接著王蘭有信來請，五官亦欲往杭州遊玩各處古蹟，便辭了從龍，向王蘭處來。終日覽賞名山大川，覺得天下湖山以杭州為最，怪道者香起坐的地方，自書了一付楹聯掛著，集的成句是：

聖代即今多雨露，  
故鄉無此好湖山。

上聯說的是，蒙聖恩簡放他此地為官；下聯即指浙省名勝甲於天下。真乃貼切不浮。

五官又於日間遊玩的處在或有不識名跡，晚間回署，即請教王蘭解說。足足逛了兩個多月，遊覽方遍。卻好接得梅仙米函，說伯青已回。五官見了，即忙著收拾起身，王蘭堅留不住，只得送了若干上等物件。五官又便道蘇州，辭別從龍。從龍留他同仁壽起程，一路上彼此可以照應。五官再三不肯，住了一日，即先行去了。

這日，已過常州地界，因逼著船戶不分曉夜趕，以致走過了應住的碼頭。時已初更天氣，又落起雨來不能前進，即泊在一家村莊旁邊，岸上不過四五戶人家。此時天色不早，各家皆關門閉戶。五官見泊了船，悶坐半晌，也就睡了。眾船戶趕路辛苦，一一倒下即酣呼睡熟。五官在炕上翻來覆去，聽那兩點打在篷上，浙浙瀝瀝的緊一陣慢一陣，倒勾起無限心思來，愈外睡不安穩。

忽聞得後舵「咯吱」的一聲，五官側耳靜聽，又似有人爬上船來的腳步聲音，不禁害怕起來。喀嗽了兩聲，沒人聽見，忙翻身坐起，喚他的跟人道：「你們可醒著麼？招呼船戶們一聲，後舵上什麼響，別要有人呢？」眾船戶此刻已醒，忙答道：「沒什麼，我們住船的時候，忘卻提起舵牙來，想是水擺著響。五爺只管放心，往來官塘大路不妨的。」五官見他們都醒了，聽了聽沒有聲息，復又躺下。因適才說了幾句話兒，更難睡著。

那岸上已打三更，雨亦漸止，正蒙眊欲睡。猛然船頭上「豁喇」的一聲，五官很唬了一跳，正待叫人，見艙門全行打落，一連跳進四五個彪軀大漢進來，手內皆執著明晃晃的鋼刀。五官早魂飛天外，抖著一團出聲不得。後艙眾船戶也驚醒了，那知從舵後亦爬入幾個強人，把眾人捆紮做一堆，丟下艙底，上面用板蓋著。前艙的強人也將五官捆起，用刀指著道：「你若開一開口兒，即送你狗命。」嚇得五官雙眼緊閉，聽天由命而已。眾強人點齊燈火，揭起艙板四處搜檢，又開箱倒篋的尋找金銀。

正在危急之際，忽上流搖了一隻船下來。那船上的人問道：「對過的船為何半夜三更大燈大火，又在那裡亂嚷做什麼？」眾強人聽得有船來了，忙出艙，見是一隻小船，船頭上站著一人。眾強人也不放在眼裡，大喝道：「滾你娘的蛋罷，你管我們做什麼？實告訴你，我們是向他借盤費的。你快點走開好多著呢，若惹起老爺們氣來，你就沒想活著。」

一語未完，站在艙外的那強人「哎喲」一聲，「撲通」跌入水內。那人一縱，早過船來。眾強人見來人用武，又傷了他等同伙，齊齊搶上船頭，直奔那人舉起刀亂砍。那人不慌不忙，手起足踢，打翻了好幾個，跌下水去。其餘的強人見勢頭不好，胡哨了

一聲，皆赴水逃走。

落後的稍慢了一步，被那人捉住按翻，用腳踏住胸膛，奪過他手內的刀，舉起喝問道：「你們究竟是什麼人，清平世界敢於行兇劫取？這家船上與你有什麼仇隙？可從直說來，饒你一死，不然我即一刀剝你兩段。」說著，把刀在他臉上極了一極，那強人連聲哀告道：「好漢老爺饒命！這家船上與我等月；無仇隙，因在蘇州見他用得揮霍，我等起了意，約了我們一班兄弟，一路跟蹤至此。偏生今夜他住在這曠野地方，所以才動手的。他的銀錢物件雖已搜羅出來，都未取去。我們的人反被好漢打落水，多分是沒行命了。只怪我們行眼無珠，不識好漢。但求饒我——一條狗命，願從此改過為善。」那人道：「如此說來，饒你不得。」即將篷索割了一段下來，把那強人四足攢蹄的繫起。

五官此時萬想不到有人救他，開眼看時，眾強人已散，又聽得問那強人，方知即是來人救了性命，忙高聲叫道：「那位好漢請進艙來，放了我手腳好來叩謝。」那人早跨進艙中，見五官緊緊捆住，用刀挑斷繩索。五官爬起，望著那人納頭便拜。那人一把拉住五官，細細一看，不禁「哎喲」道：「怎麼講，誰知是柳恩公！真乃天緣湊合，使我來解恩公之圍。要怨我來遲，有累恩公受驚。」五官聽得來人稱仙恩公，大為驚異，定神細認，原來就是去歲除夕濟助他銀兩的鄭林。心中這一歡喜，非同小可，道：「鄭哥，你怎麼來的？若非你來搭救，小弟早作刀頭之鬼。」說著，又要叩謝。

鄭林挽住五官，哈哈大笑道：「天道循環，絲毫不爽。蒙恩公去歲除夕救我，天使我今日來救恩公，其中真個造化弄人，令人不測。我非恩公無以至今日，恩公非我無以脫此圍，我們算各盡其情，何須介意。尊紀及眾船戶到那裡去了？」五官道：「眾強人上船時，我彷彿聽見他們叫喊。後來我被捆起，自身性命尚不知死活，還能顧他們麼？料想盡被強人殺了。」

鄭林聞說，取了火走入後艙四處尋找，果然不見一人。暗付道：「當真一千人都殺了不成？」又不見有血跡，正在狐疑；聽那艙板下有人哼聲。揭開看時，見眾人好似捆括似的，一大堆在內。即叫五官道：「不用著急了，他們都在這裡呢！」五官忙走來看著，又是急又是笑。

鄭林將火遞與五官執著，即蹲身下去。眾人認不得鄭林，見他短衣結束，猶認著強人，齊聲哀乞道：「大王刀：恩呀！船內所有金銀任憑大王搬取，我們身上分文俱無，只求大王賞條狗命罷！」鄭林搖手道：「你們別要怕，我非強人，是來救你們的。」便將眾人舉出艙外，方跳了上來，解開眾人繩索。眾船戶與兩名跟人，都捆得身子麻木了，躺在艙板上動彈不得，口內只說：「嚇煞了！」又見五官平安無事的立在一旁，即問道：「強人來時，倒沒有難為五爺麼？這位爺是何處來的，怎麼又救了我們？」五官將鄭林殺退強人的話，告訴眾人一遍。眾人方恍然明白，便齊齊跪在船板上叩謝。

五官邀了鄭林同至中艙，鄭林道：「待我將那個強人打發了再議。」即轉身提刀出艙，五官忙上前止住道：「鄭哥且慢，若論這一伙強盜殺盡方快人心，但是他們被你打死多少，已知利害，想再也不敢為非作歹。依小弟愚見，姑免他一死，放他去罷。」鄭林停住腳步，笑道：「恩公反可憐他們起來。也罷，死罪可赦，活罪難饒，我自處置。」遂同了五官走上船頭，指著那強人喝道：「你這該死狗賊，若不看柳老爺慈悲你們，定要剝你幾十段。從此你須改過為善，做個良民，倘再執迷不悟，有日碰到你鄭爺爺手內，把你碎屍萬載。」說著，反過刀背來，在那強人左右肩頭上，使勁斬了兩下，頓時兩膀皆斷塌下來。那強人咬牙忍受，不敢叫喚，此時只求活命。五官忙著又要來勸，卻不及了，只說了聲。「可憐」，躲入中艙不忍看視。鄭林見他兩膀已折，料無能為，即割斷綁繩，喝聲「饒你狗命，去罷！」拎起他右腿，摔上岸去。那強人得了命，也不顧疼痛，連爬帶滾的去了。

鄭林放了強人，又下艙來，笑向五官道：「發放他去了，只是太便宜了那狗賊。」五官連忙讓鄭林上坐道：「鄭哥，你我從此是患難朋友了，切不可如此的恩公稱呼。若以今日而論，我受你救命之恩，又怎生稱呼呢？」你若不棄嫌我，由今日起我們即以兄弟相稱為是。」鄭林本來爽直，也不多遜便答應了。此時五官的跟人喘息了半會，也掙扎進艙來伺候。鄭林道：「你們可到我那邊船上去，隨便拿些吃物過來，我忙了半夜，肚內餓的很。」五官忙道：「我們船上有現成的酒飯，晚間因身上不爽，沒有吃著。你們看可被糟蹋了沒有？若沒有糟蹋，快暖了來鄭大爺吃。我覺得也要吃點子呢！」跟人忙去預備酒飯，少頃捧了出來，安好座頭，鄭林坐下，虎咽狼吞的一陣吃得罄淨。五官只用茶泡了半碗飯。兩人吃過，洗了手臉，天已大明。鄭林叫五官歇睡片刻，「不然勞碌狠了，你身子又不健壯，少停要壞病了。我亦過船去走走，停刻再來與你敘話」。又叫兩隻船並排幫著同行，看他們開了船，方過船去。

五官亦覺身子剛倦，即和衣睡下，閉目養神，心內卻著實感激鄭林。又自喜去歲除夕救了他，原來是伏下今夕救自己的根了，真所謂與人方便自己方便。如今有他同伴，我也不怕了。鄭林回到自己船上，將夜間的事與姚氏說明。姚氏亦喜道：「難得此地遇見恩公，又解了他的急難，真乃天從人願，稍盡我們報答之心。」鄭林也歇息了半會。早已午飯時分，鄭林起身跨過船來，見五官亦起來坐著，吩咐跟人整治酒菜，又叫去請鄭林。

忽見鄭林過來，笑著起迎道：「鄭哥來了麼，我正欲著人去請你。適才船走惠泉山經過，小弟叫他們上去沽了一瓶上好的惠泉酒，又備了兩樣精緻肴撰，我們弟兄們樂他一樂，以補昨夜的不足。」鄭林亦笑著稱妙道：「難為你想得到，土語：不飲惠泉酒，空在江湖走。我們既至此地，也要嚐一嚐惠泉風味，不枉走這一趟。」五官即喚跟人擺上酒菜，兩人對坐豪談暢飲。

五官又問及鄭林何以至此？鄭林先舉起酒來，仰著脖子一口吸盡，放下杯子道：「說電話長，自蒙老弟與金大爺贈我川資，即同著妻子兒女投奔我岳父。到了任上，我岳父母終日思念他女兒，托人帶了幾次信，都沒有寄到。正要打發我們舅爺親自來尋我，恰好我與他女兒去依靠他家，又帶了幾個外孫回來，甚為歡喜。及聞我說列近年窮困，幾乎全家都成餓殍，幸遇金柳二位慨然贈濟，方能前來。他老夫婦聽了狠狠哭了一場，不捨他女兒自小嬌生慣養，那裡受過這般苦處。便對我說，既然來此，且安心住下，我自安排，都要設個長久的法兒，讓你夫妻們好過活去。我岳父本是任伍中有名的老手，閒時與我講究些技藝，不時又叫我到城外跑馬射箭，怕我坐懶了筋骨。三月內忽然奉到本省總督來文，因去冬我岳父巡緝洋面獲盜有功，推升了浙江黃岩總鎮，即忙著料理去赴新任。我岳父說：『此去浙省道路驚遠，你夫妻們不便同往。我前月已托人進京代你捐納下南河千總，我再給你五百兩銀子，攜了家眷回家歸標去罷。你這一身本領，在河營內宰見出色。多餘的銀兩可置辦些田產，又有千總一分糧米貼補著，你夫妻們不愁沒養活了。倘或一年半載你的官運通順，得補了實缺，也不愁你家世代將門之後。我再寫信去，請河營內諸位至好朋友照應著你。』我送了岳父母動了身，即帶著家小趕趕回來，投營效力。趁此年富力強，正好乾立功業，重整祖父家聲，也替我岳父母掙口氣，不負他老人家提拔我的一番美意。想不到昨晚走至此地，得遇老弟，又值老弟有難，天使我稍盡寸心。我正欲一到南京，即先尋老弟，向當道諸公求兩封書札歸標投效，較之生疏疏的去投營好得多呢！不知可有那般福分，托天地祖宗庇佑，略展我生平志向。」說著，又一連乾了幾杯。

五官聽了，喜得起身稱賀道：「原來鄭哥得了官，正是丈夫立身之基，將來專闖擁旄，翹首可待。今日先奉敬一大杯以作預賀，小弟也陪乾一懷。」即親自斟了灑送過，鄭林立起飲了。五官亦陪了一杯，又坐下道：「鄭哥恐初入河營沒人照應，小弟回去與小驢商議，請總督陳公寫封私書致意河督。況且鄭哥有這一身驚人本領，再沒有上司不另眼看待的。」鄭林聽五官一口應允，歡喜非常，先道了謝。真乃酒逢知己乾杯少，對吃到飲字時分，五官已覺醺然欲睡。因昨夜遇盜，不敢多飲，又吩咐早早的在那人煙稠密所在泊了船，兩人進過飲食。鄭林知五官害怕，也不過船去，好在一順泊著，兩邊都可照察。即叫五官睡下，自己輕裝紮束，拿了兵器坐在艙門口，又點起一支通宵大蠟，暖暖的燙了一壺酒，自斟自飲的消磨永夜。

五官安安穩穩直睡到次日天明方醒，見鄭林仍然坐著，心內好生過意不去，忙一骨碌爬起，揉著眼睛笑道：「我昨夜真個睡糊了，半點兒都不曉得，怎生帶累鄭哥守了一夜。」鄭林笑道：「這又算什麼呢！我向來走道兒，夜夜都是如此。我知道你昨日嚇狠了，不守著你是睡不穩的。你又不慣辛苦，千夜沒得好睡，眼睛摳摳了倒難看。好的白日裡，隨我愛睡到什麼時候兒。」說著，推開水窗，見天已大明，即叫起船戶們開行，自己便和衣倒在五官榻上睡了。

鄭林因夜來不曾合眼，酒又吃多了，放倒頭即呼聲如雷。五官料難再睡，穿齊衣服，起來盥洗已畢，坐在篷窗口看來往的船隻。鄭林直至午錯方醒。由此每夜鄭林守著不睡，五官自得了鄭林作伴，放心大膽的睡覺。

不一日，已至南京。鄭林別過五官，收拾行裝同著姚氏兒女進城，約定明日在小耀家會晤。五官亦料理上岸，來至梅仙家。梅仙接著問問一路情景，五官即說那常州遇盜，幸有鄭林相救。梅仙聽了，著實歎息道：「當日我原說此人終非久困，不意此去即得了機遇。路上賢弟又賴他解危，可謂救人自救。」五官又說及鄭林托他求小儒信致河督，冀有關顧。梅仙道：「這也不難，明兒我們先去見了伯青，托他轉達分外妥洽。伯青很惦記你呢，倒望你回來好多時了。」又擺出酒來，代五官洗塵。

次日清早，五官換了衣服，同著梅仙望祝府來。到了府前，尋著祝安，梅仙即問伯青。祝安道：「往總督衙門去了，適才聞得陳火人奉旨內用，我家少爺趕著去道喜了。還聞雲大人、王大人也升了。」梅仙、五官亦忙與小儒叩賀，方知陳小儒奉特旨擢用吏部尚書，兩江總督仍著程尚調補，雲從龍特授南河總督兼理漕河事務。恰值杭撫又告病回籍，所遺巡撫一缺，即著藩司王蘭署理。該督撫等均著速赴新任，毋庸來京陛見等情。

小儒見他兩人來了，即留住他們吃了晚飯去。伯青扯著五官到一旁坐下，說不盡彼此別離衷曲。又問五官，此番還是常住南京，還是仍要回去？五官道：「京中的房產我皆變賣了，又無親戚故舊，我回去做什麼呢？你若留我我即住著，你若厭煩我即回京去。」伯青笑道：「聽聽你這話可惱人，我巴不得你住下，可以朝夕相聚。你倒說我厭煩你，我為什麼要厭煩呢？可不是沒得說的話，不過怕的東府裡王爺不容你久住在外，我不放心才問你一聲，你反用這話來惱我。」五官道：「我出京的時候已稟明王爺，一時不能回去。他老人家也曉得，我出來是不回去的了。」

又說到鄭林的話，伯青點頭道：「這鄭家的行為，使人可敬。據你說來，卻是一個英雄。好在如今在田已調了南河，明日等他到了南京，我親自去拜托他提拔鄭林。他又非外人，可以不用小儒的信。」

小儒亦與梅仙說些閒話，見伯青、五官兩人唧唧咕咕的說笑。

不了，便笑說道：「你們也好談完了，不要一邊親熱一邊冷落，分明現出兩樣情形來，叫人心裡受不得。」五官聽了，一笑走開。梅仙紅著臉道：「你也打趣我，你要嘲笑他們，何苦借我踏一腳呢？」伯青也笑著走攏來，即告訴小儒，五官在路遇著鄭林的話。小儒亦歎賞不絕道：「此人真是個血性男子，凡有血性者，遇事必能果敢，不避艱險。在田若收之麾下，定得其力，不獨專為報答私恩上起見。改日在田到此，伯青倒要記著說聲。」

說話間，已擺上酒來，大眾入座。小儒早已吩咐，是來道喜稟見的，一概回覆登簿容謝。眾人即脫去大衣，換了便服，傳杯暢飲。席間，五官言及田文海，如何被劉蘊冤魂捉去。伯青說及柏成，如何勾通船戶，盜竊自己衣物，現在犯了案，永遠囚禁。小儒道：「足見事事皆有天理，若沒了報應，世間的惡人更要多作威福呢。」

伯青又想起小憐的事來，忙與小儒商議道：「前日我問過愛卿，他雖沒有話，看他的意思已經應允。我正籌劃沒有妥當人送往山東，不若叫他隨著你同行。況且嫂夫人此次也要入京，沿途更有照應。」小儒道：「這卻是一舉兩便，明兒可叫他搬到衙門裡來罷，內子也很歡喜他們，免得臨時行色匆匆。愛卿沒有走過早道，必至丟了這件，忘了那件的。若搬到這裡來，自有照應著，不要他費半點兒心。」伯青喜道：「那可不是更好了，我明兒即去通知愛卿。」眾人飲到薄暮時分方散。伯青約五官到他府裡去住，比在小耀家早晚見面，便當的多呢。五官答應著，說定後天一准搬移過來。

次日，鄭林來會五官，即帶了他去見伯青。又叫鄭林備了手本，到總督轅門上求見。小儒因昨日五官說鄭林如何英勇，即命傳見，很問了多少話。叫他停兩日，「待雲人人交卸過撫篆，來接南河的印，那時你再歸標，雲人人也是極愛人材的。人凡居官的人，無論尊卑，文職以治民為務，武弁以練兵為先，結實做去，不遺餘力，朝廷自有升賞，上司自然器重」。鄭林連聲應是，告退下來。專守雲河帥到此，再去謁見。

隔了一日，小憐搬進衙門，方夫人叫他在上房歇下。小儒連日忙著結算交代，及未完事件，只候程公來接過手，方可起程進京。

伯青白接了五官同住，和他終日談說些故事，梅仙又常進府。伯青倒把想念慧珠的心，丟下了一半。這日；正坐書房與梅仙、五官閒話，連兒來回道：「雲大人由蘇州到了，此時已往總督衙門內去拜會。大約少停即到我們府裡。」伯青聞說，忙叫連兒再去打聽。未知伯青見著從龍有何話說，且待下回分解。